

齐泽克文集

# 与齐泽克对话

*Conversations with Žižek*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英]格林·戴里

*Slavoj Žižek*  
*Glyn Daly*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 编 吴 源  
出版统筹 余江涛

齐泽克文集

# 与齐泽克对话

Conversations with Žižek

孙晓坤 译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英]格林·戴里

*Slavoj Žižek*  
*Glyn Daly*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齐泽克对话/(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英)戴里著;  
孙晓坤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8

(齐泽克文集)

ISBN 7-214-04041-7

I. 与... II. ①齐...②戴...③孙... III. 齐泽克,S.  
—哲学思想 IV. B5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74941号

**Conversations with Žižek**

Copyright © Slavoj Žižek and Glyn Dal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JSPPH

Th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4-155

- 书 名 与齐泽克对话  
著 者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英]格林·戴里  
译 者 孙晓坤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市文丰印刷制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5.625 插页2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041-7/B·101  
定 价 14.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目 录

引言:挑战不可能 / 1

开启哲学空间 / 23

理性的疯狂:遭遇真实界 / 55

现代性的主体:虚拟和真实界的易碎性 / 84

容忍和不容忍:享乐、道德和事件 / 115

奇迹确实发生:全球化与政治 / 146

参考书目 / 175

## 引言：挑战不可能

拉康曾经讲过这样一则轶事。弗洛伊德和荣格受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之邀前往美国讲学，在抵达纽约港之际，弗洛伊德指着自由女神像对荣格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带给他们一场灾难。”如今，我们也许也可以这样评价齐泽克。也就是说，在后现代文化盛行、陈腐和老生常谈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下，齐泽克却代表了哲学上的一场致命灾难，或者，采用一种更现代的比喻，他的哲学思想就像是一种计算机病毒，目的就是要摧毁全球自由资本主义那种赖以生存的、表面看上去很舒适、温暖的母体。齐泽克继承了笛卡尔的传统，使我们对社会现实中的很多固有预设产生了怀疑，但这只不过是个起点，因为随后，他还会用激进、解放的普遍性思想，与传统的道德—政治观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战斗。对当代资本主义日益增强的压抑性以及它相应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政治正确性”和“多元文化主义”，<sup>1</sup> 普遍性思想是接受它们挑战的有力工具。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齐泽克的作品一直站在哲学、政治和文化辩论的最前线。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从意识形态理论到对

主观性、道德、全球化、虚拟现实、电影研究、认知主义、神学、音乐和歌剧的评论，他的介入都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议，并且改变了我们对这些领域以及其他主题的认识。随便拿起齐泽克的任何一篇文章，你都会发现它是一个充满各种元素的统一体。惊世骇俗的观点、华美绚丽的文风以及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英勇，毫无忌惮地在概念性的、抽象的哲学高度以及世俗生活中似乎卑微和声色的一面之中往来穿梭。但后者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智力炫耀，其中还有更加具体的目的。事实上，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概括齐泽克文章话语的特点：它持续不断地展示了世人所说的神或永恒的层面与我们最贴近的生活现实之间这种无法割断的联系。从对康德的评价到剖析舔阴，齐泽克提醒我们，从黑格尔的意义上说，精神永远依附于身体，我们不可能把最私密的身体行为和它们先验的方面分离开来。

试图对我们这个时代无疑是最多产的思想巨人之一的作品进行概括，肯定是种徒劳，所以在这篇简短的引言中，我将把重点放在贯穿齐泽克思想中的某些最重要、最基本的主题上，并且详细阐述这些思想在他最近对哲学—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介入中的体现。

### 存在的本质疯狂

齐泽克范式——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的活力来自于两大哲学流派：德国唯心主义和心理分析。在这两类哲学思考中，齐泽克关注的中心是存在法则中的某种缺失(failure)和过量(excess)。在德国唯心主义中，通过论述“我思”(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论点的简称)和主观性中固有的、构成性的无法解释的“疯

狂”，存在法则中的缺失和过量逐渐清晰。康德把这种疯狂称作“魔鬼的罪恶”，谢林用“自我的黑夜”来形容，而黑格尔把这叫做“世界的黑夜”。他们论述中的重点都是强调，否定性是所有存在的根本（和无法消除的）背景。

就如齐泽克在《不稳定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中阐述的，德国唯心主义的成就是，把通常所说的野蛮的“前人类”自我和“文明化”的人类主体性的象征世界之间的对立（启蒙传统是把后者看作是理性之光，是造成了对前者的根本控制或平息的东西）进行了移位。相反，主体性只有通过疯狂的长廊才能形成；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想要把象征的完整强加给无处不在的解体和否定性的威胁之上（Žižek, 1999: 34-41）。

在心理分析中，这种被移位的主体性是通过弗洛伊德的死亡冲动概念进一步展开论述的。死亡冲动的出现是存在法则中这道裂缝的结果——它不断威胁要破坏或占据主体性的象征框架，同时也指明了主体的根本自主。弗洛伊德并没有把死亡的范畴看作是简单的取消，而是指主体性中超越了单纯的存在或者生物生命的那一面。正如齐泽克所言：“人类的生命永远都不‘仅是生命’，它总是被一种生命的过量维持的。”（Žižek, 2001: 104）。这种生命的过量就是死亡冲动。在生命过量的观念下，弗洛伊德和（尤其是）拉康都用“快感”(*jouissance*)来确定人类独有的动机：也就是一种享乐的根本冲动；想要达到最大的满足，从而来治愈存在法则中的“伤口”，或者说裂缝。

想要解决这种冲动，或者是解决这种冲动的永恒不休、但却不可能的努力就表明了人类的存在状况。通过这种方式，冲动就附属在某些“过量的物体”上（理想的经历、生活方式、财产等等）——拉康所谓的“小对体”(*objets petit à*)——这些过量的物

体许诺实现或部分实现理想,但从来都不会以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使它从中解脱。这种小对体在一种永恒的移位状态中存在,它永远都在其他的地方。<sup>2</sup>

正是在这些观念下,齐泽克坚持对主体进行拉康式的解读。在某些后结构主义者和后解构主义者的圈子内,主体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因为据说这会重新塑造笛卡尔的统一身份的形象或主体性的中心的观点。他们强调的重点是多重存在的概念,其永远都在异延(différance)滑动的平面里临时装配而成。但齐泽克坚持强调,主体既不是一个实体,也不是一个特别的中心。主体是作为对主体性各种形式的过量的一种永恒抵抗(或阿尔都塞(Althusser)所说的质疑)而存在的。主体是一种基本的、结构性的空白,它驱动主体性,但最终却不能被它填充(Žižek,1990:254)。它是主体性所有形式的缺失和剩余。这就是为什么拉康用\$(被阻拦的、空白的主体)来表示主体。主体在符号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也不能获得完整的本体身份。用拉康的说法就是,主体永远是“鳃在能指喉中的骨头”。因为主体和死亡冲动的根本否定性联系在一起,它也反映了德国唯心主义中的同样的冲突。于是,主体既是远离主体性的运动——吞没世界的惰性夜晚中的符号连续性的过量——也是作为一种想要逃脱这样的一种情况,向主体性靠近的冲动(Žižek,1999:159)。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总是围绕某种“走向疯狂的存在”而建立的。

斯科特的《银翼杀手》(*Bladerunner*)中有一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例子。在Tyrell公司内,戴卡特(哈里森·福特扮演)用机器审问拉歇尔(肖恩·杨扮演),检验她是否有移情反应,因此可以判定她是真正的人还是人造人。拉歇尔的回答非常圆滑、肯定,表示了完美的主体性。然而,最后一个问题却让她处于一



片混乱之中，支支吾吾，因为她不能从符号秩序中发现自己的确定身份，所以机器发出了尖叫声，这说明了主体的空洞。这一幕吸引人之处不在于把拉歇尔（和其他的人造人）从我们人类中分离出去，而在于强调了她的人类特征是一种其主体性倾向于缺失和否定性歪曲的存在。正是这种失灵的因素（鳃在符号秩序中的骨头）才确定了人的身份。投射到拉歇尔的失败这一幕的寓意是，正是“我们”自己不能够从根本意义上完全填充这个空白的主体，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同时，通过这种向主体性的抵制——过量——想要解决有关身份、命运、神性等不可能的问题的冲动——人类才从本质上出现了发展新形式的主体性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既是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又是偶然主体的所有形式的不可能性。

有趣的是，即使现代人想要消灭或取代主体，它仍然坚持存在，甚至是顽固存在。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参考。在解构主义者的哲学中，德里达倾向于摒弃主体的概念，而赞成使用主体性的概念。这种主体性建立在某种短暂的决定论（生成与不生成的多种形式的过程）基础之上，无法找到最终的边界。为了支持这个观点，德里达引用了克尔凯郭尔的著名论断，“决定的时刻就是疯狂的时刻。”然而，从拉康的角度来说，正是这个疯狂的时刻才表明了主体的本质方面。

与此相反的是，在生物遗传学中，现在人们拥有了决定人类基因组和我们基本 DNA 的能力。但就在这完全揭示的时刻，谜就更加深了，我们越来越被拉近到无法表现或解决的裂缝的冲突之中，这种裂缝就是主体性和总是淹没它的死亡冲动及其相应的仇视、冲动、欲望等等因素之间的冲突。生物遗传学不但没有抓住人类的本质，还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这就是把我们带入到

了和人性本质中的“非人的”过量非常接近的地方——拉康所谓的“在我们中又大于我们”——这也证明了主体不可消灭的本质。

### 真实界的特征

在对死亡冲动和存在本身内在的各种否定性进行了广泛分析以后，拉康后来又提出了他最重要的有关真实界划分的概念。在J.-A. 米勒的领导下，以巴黎为基地的“新心理分析学派”把真实界的概念作为研究的中心，齐泽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拉康把真实界和另外两个基本维度——符号和想象——结合在一起，组成了所有存在的三体结构。对拉康来说，我们所说的“现实”是通过符号化(象征)和形象的特有形式(想象)来表达的。严格地说，符号和想象都在符号化规则中起作用。和爱因斯坦的“一般”相对论和“特殊”相对论一样，想象也可以被看作是符号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区分符号和想象的是，符号在原则上是无止境的，而想象则通过给每个人强加一个幻想的前景，把这种无止境归化进来。换句话说，想象将符号约束在某些基本的幻想中。为了解释清楚这个观点，齐泽克(1993:48-9)分析了乔纳森·德梅拍摄的《沉默的羔羊》中吃人博士汉尼拔(安东尼·霍普金斯扮演)和克拉丽斯·斯达林(朱迪·福斯特扮演)之间的关系。汉尼拔是个拉康式的心理分析师，他想要发现斯达林的符号世界是如何围绕一个基本的幻想——听到绵羊的哀叫却无法拯救任何一只——建立的。这里的重点是，斯达林是凭借某个特定的、俘获性的幻想，才通过想象层面使她的世界有了意义(她能够对他人用符号的方法讲述“她是谁”)。通过这种方式，幻想—想象维度才在那些节点进入了关注的视野，我们才能讲清楚我们到

底是谁（“就在那一刻，我才知道我想要成为……），才能让人们认真对待我们这种神秘的讲述。

与此相反，真实界并不属于符号秩序（符号—想象），而是对符号化的否定；它是不能被包括进这样一个秩序当中的。真实界是作为永远的缺失而存在的，每一个符号—想象结构都是对这个基本缺失的某个历史回答。真实界的作用方式是，把否定限制强加在任何符号（推论）规则上，然后——通过增加了这些限制——真实界同时就帮助构成了这样一个规则。在这个意义上，真实界是符号内在的属性：它既是任何符号系统中不可超越的否定性，又是其获得可能性的条件。

按照定义来说，真实界是不能被直接描绘的，但可以间接地影射到某个比喻的、恐惧—过量（horror-excess）的形象中。齐泽克在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子是，真实界被投射到斯科特导演的影片《异形》中的怪物上，它的血可以真正地溶解现实的结构（Žižek, 1989: 78—9）。正如影片中的那一队主人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异形的威胁一样，现实总是被建构成反对真实界的瓦解效果的一致努力。就像存在可以被理解为是走向疯狂的存在（being-towards-madness），现实也总是可以被理解为走向真实界的现实（reality-towards-the-Real）。现实中有各种现象，如创伤、迷失、忧虑等等，而现实的每一个形式都是逃离真实界对这些现象的解体威胁的毫无出路的努力。

在齐泽克早期的作品中，真实界一般被描绘成某种否定的力量（异形、美杜莎的头、自然的力量等等）。然而，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如《不稳定的主体》、《易碎的绝对》和《论信仰》中，齐泽克一直关注、强调真实界更微妙的方面。真实界不再只是对符号的一种外在限制，它还扮演了一种无形的角色，提供了某种隐形的一内

在的转向,而这则形成了现实的形状和结构。用艺术做类比,这种无形的真实界可以说是透视画中的“消失点”:就是不能被表现的某样东西,但无疑它是表现的一个构成部分。<sup>3</sup> 在量子物理学中,真实界是曲度空间,不能以维度估量,但却使维度成为可能。或者,如果用卢曼(Luhmann)的系统理论比喻,根据构成悖论,真实界才能出现。而这个悖论是,一个系统只有在不能系统化自身的构造原则时,才能建立自己内在的连贯和统一。<sup>4</sup> 所有这些说明的是,真实界不应该只是被当作一种外在的否定力量;在我们社会现实的日常形式结构中,它还扮演了更加隐性和短暂的角色。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齐泽克“解构”了真实—符号—想象三体,认为每一个概念都互相连接在一起,或者彼此映射。比如说真实界,根据齐泽克的观点,可以分为真实的真实界、符号的真实界和想象的真实界(Žižek, 2001: 82—3)。真实的真实界是创伤的否定经历(震撼性流星、怪物和旋涡)。相反,符号的真实界是无名的代码和/或结构(消失点、空间曲度、科学公式等等),它们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作为一种基本抽象的“结构”,现实可以在它们上面组成。齐泽克认为,在当代,资本自己建立了现实的背景,因此,资本可以被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的真实界(Žižek, 1999: 222; 276)。用这种方式,新的电脑股票市场——不断的数字输出——可以被看作是神圣信息的神秘网络,用一种抽象的、冷漠的方式决定着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以及整个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命运。

最后是想象的真实界,它强调了产生想象王国的结构和特殊性的一种隐形—内在的转向。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想象的)梦境。在梦中,总会有无限可能性的感觉。然而,当你遇到了某个特定的恐怖—过量(真实界的内在标志)形象以后,美梦就变成

了噩梦，你就会有一种冲动，马上转身再逃回到现实当中，醒过来。这些真实界的内在标志就在想象的王国里建立了一种“地图绘制学”。

而这也给了网络空间(后现代的数字化想象)本身带来歧义。支持网络的人称赞网络空间是一个可以自由流动的世界,不受真实界的干扰,在这里,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份,把幻想上演出来。然而,网络空间也可以作为一种中介,把我们带到自己最深的恐惧和焦虑附近:恋物癖、病态的爱好;对某个性行为或社会行为的极度厌恶或者迷恋;让人无法忍受的和他者的相似(“我也许和他们一样”)等等。说得通俗一点,总有可能我们打开的这个窗口把我们带得太远,为了避免和想象的内在属性——那些真实界的标志、创伤性的过量相遭遇,我们又逃回到了日常现实当中。在一些充满智慧的恐怖影片中,如《异世浮生》(*Jacob's Ladder*)、《灵异空间》(*Flatliners*)以及弗瑞迪·克鲁格的《噩梦》系列等等,都表现了想要逃回现实当中的这一主题。

然而,这种想象的真实界并不只是在电影和网络空间中才能经历,2001年的9·11事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Zižek, 2002)。从某一点上看,我们可以说,这个事件留给了人们,尤其是美国人,双层的烙印。第一是这个灾难性事件本身的创伤;第二是那些受人欢迎的幻想,关于纽约被毁灭的想象(《独立日》、《哥斯拉》、《彗星撞地球》等影片),这种想象的真实界真的在现实中爆发了——因此,逃回到现实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从这个方式说,9·11事件的创伤作为这种跨维度的中断结果而更加剧烈了;认为幻想就应该“停留在那里”而不是追逐我们的潜意识命令被违反了,所以创伤更加疼痛。

## 意识形态和不可能的地位

鉴于真实界更微妙的一面,齐泽克也修改了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方法。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一书中,齐泽克倒转了经典的“虚假意识”。意识形态没有隐藏或歪曲内在的现实(人类的本性,社会的利益等)。相反,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神秘化,现实本身就不可能再生(Žižek, 1989:28)。意识形态提供的是现实的符号结构——终极幻想——作为逃离真实界的痛苦的一种方法。现实总是真实界的一个“虚拟”现象;一个永远都不可能超过真实界或取得自我平衡的虚拟。用拉克劳(Laclau)和墨菲(Mouffe)的话讲,这意味着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体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真实界本质上的过量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否定,而这种否定是一切实体最终所依靠的。

就在这上面,意识形态就完成了它高超的魔术戏法。意识形态的目的是想要创造一个虚幻的、重新进行的和真实界的遭遇,而这种遭遇是把社会的不可能性转换成是某个历史性的他者对社会的盗取。例如,纳粹的意识形态是,是犹太人破坏了社会和谐,他们要为此负责——因此,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掩盖了社会和谐是永远都不会存在的、这是一个内在的不可能性这样一个创伤性事实(1989:125—7;1993:203—4)。把真实界的地位归因于一个特别的他者,整体实现的梦想——通过对他者的消灭、驱除或镇压——因此就得到维持。

然而,最近齐泽克对这个观点又做了一次改革。意识形态不仅构建了某个完满的形象(如柏拉图的理性之城、北欧日尔曼人

社会、多元文化主义的和谐等),还努力保持和这个完满形象的距离。<sup>5</sup>一方面,我们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幻想,以为我们和原质(the Thing)(完全圆满)是和谐一致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内在的限制性,我们又不可能靠得太近。(拉康认为)原因很清楚:如果你离原质太近,它将或者粉碎,或者蒸发了(如费里尼的《罗马》(Fellini's *Roma*)中的湿壁画一样),或者它会引发无法忍受的焦虑和精神分裂。

这里重要的是“不可能”这个范畴的地位问题。齐泽克认为,不可能不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中立范畴(他们论述的社会不可能性的论点),而是包含着一种基本的敌对边界。就像真实界内在的标志一样,不可能也陷入到了意识形态当中,它既建构了现实,又决定了可能性的参数。就像齐泽克在本书中论证的,意识形态除了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把不可能转化成一种外在障碍以外,它还有更深一步的作用:就是“把某物提升到不可能,作为一种延迟或避免和它遭遇的手段”。意识形态是个不可能的梦,并不是简单地说,它是可以克服不可能的,还是因为它用一种可以让人接受的方式来维持不可能。也就是说,通过一种延迟的和谐,不需要经过克服的痛苦过程,克服的概念也可以维持。

这里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接近的距离问题;保持一个关键的距离,既让原质处于我们的视野当中(像屏幕上的图像),又不至于走得太近,让原质开始变形或分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人一直对一个理想的客体(性伴侣、升职、退休等)抱有幻想,但当他们实际遇到了这个物体以后,他们就面对着他们的幻想的真实界;客体也就失去了它的理想性。因此,意识形态的把戏就是,为了能够维持自己从幻想中得到的满足,就要和客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即“只要我拥有了 X,我就能实现我的梦想”。为了避免和不

可能的真实界遭遇，如任何真正的改变之中包含的创伤一面，意识形态就控制着幻想的距离。

这就让我们对意识形态再进行更细微的解读成为可能。让我们用一个国际危机举例：20世纪90年代海湾冲突中所谓的“解放科威特”。当时，意识形态话语是倾向于按照下列思路运作的：“我们必须要实现科威特的解放……尽管我们也认识到任何真正的解放（如废除科威特的封建王朝和建立民主体制）在当前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谓的新世界秩序不也是有一样的逻辑吗？任何真正要建立这样一个秩序的企图都会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些深远但又痛苦的变化：建立在普遍权利基础上的全球民主、公众参与、彻底消灭贫穷和社会排斥等等，作为真正“再现代化”的一部分。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新世界秩序的常规祈祷，把它作为一种不确定的理想，因此避免了任何真正向它发展的运动、变化。用康德形容崇高的话来说，任何和布什—布莱尔所谓的“正义轴心”相一致的行为都会变成无法容忍的罪恶。所以，我们就有了同样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物：“我们正在朝着新世界秩序迈进，我们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上有萨达姆·侯赛因……尽管我们认识到真正的世界秩序（决不容忍所有的独裁者、皇室和全球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独裁统治）当前/总是不可能的……”通过这种方式，不可能性已经失去了它清白的一面，它远非代表一种被压制的方面，而是变成了当代现实政治中一种隐性的、下作的意识形态补充物。

### 政治和本质的不正确性

不可能性的概念是齐泽克政治观点的根本。这和后马克思



主义的代表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是不同的方面，他们令人信服地论证透明的、没有敌意存在的社会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而齐泽克要问的关键问题不是社会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而是这样的社会是如何不可能的？怎样从政治角度来理解这种不可能性？在当今的后现代文化中，不可能的思想和语言中的“暂时性”、“偏颇”、“危险”等词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方式上，每一个姿态都已经通过讽刺、仿制和代替被否定了。因此，问题就在于，后现代对不可能的热情太易于被某种政治所利用，因而它自身就变得明显地偏颇和不固定；它的政治抱负已经被它自身的限制所限制。<sup>6</sup>换句话说，潜在的危险就是，我们留下了停在不可能阶段的政治，它甚至从来都没有寻求过要把不可能转变为可能。

这种观点的政治后果就已经很清楚了。对外交政策、第三世界的欠款、移民、社会再分配等等问题的所谓的道德方法永远都是在进行中；对目标团体采取“第三条路”（“倾听各方意见”，“感受他们的痛苦……”）的激情有太多的口号，但却从来没有真正采取过行动。所以，也许后现代时代的政治精神并不是德里达所说的哈姆雷特的鬼魂（无尽的控诉），而是哈姆雷特自己，他就如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所描绘的，不断地在决定行动，但最终还是以不断地正在决定结尾。对齐泽克的论点再做进一步的引申：他认为用黑格尔的话说，一些事物总是不断回过头来假设自己的可能性的条件——我们也许可以说，在当今的政治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明显的例子是回头设定自己的不可能性的条件。

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强调政治正确性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倾向于制造某种歪曲的联盟政治，这种联盟政治试图建立围绕性别、文化、生活方式等等的不同斗争的均衡之链。虽然原则上建